



地下十二年与 周恩来

熊向晖 著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熊向晖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 闰 勤

封面设计 翟永莲

版式设计 任志珍

责任校对 苏彰秦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熊向晖 著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61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7—5035—0390—4/K·21

定价2.60元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从西安回到延安时，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

周恩来同志在延安。





转战陕北时的周恩来。

一九四六年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



抗战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一九四六年周恩来在南京。



一九七一年和基辛格会谈。左一为周恩来，
左二为叶剑英，右一为基辛格，中为作者。

左一为作者，左三为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墨西哥总统来华，在火车上。



在一起（一九八五年）。
作者和蒋南翔同志。



出版说明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书是熊向晖同志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约为纪念周恩来逝世15周年而撰写的。

熊向晖同志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共产党员，曾长期从事我党地下工作。他在1937年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打入胡宗南身边，后任机要秘书。当1943年国民党策划第三次反共高潮，阴谋“闪击延安”，一举消灭我首脑机关，夺取陕甘宁边区之时，他及时获悉敌人在西北的军事部署情形，立即报告了组织，使党中央得以采取相应措施，制止了国民党又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曾称赞，在这个时期，凡胡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掌握之中，这是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

周恩来是我党我军情报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他为这项事业呕心沥血将近半个世纪。本书作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以生动、感人的笔触描写了周恩来在我党情报工作方面的领导业

71275/1

绩，展现了周恩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周恩来在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文韬武略，无与伦比，令敌人胆寒、令同志敬佩、令后人赞叹。《孙子兵法》云：“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周恩来作为我党卓越的领导人，其圣智、其仁义、其微妙实堪与古今中外任何战略家相媲美。

本书所记述的革命史实对今天的广大青年有很好的教育意义，且内容精彩，引人入胜。同时，书中所披露的某些历史实录鲜为人知，使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供有关同志学习及研究。本书在《人民日报》国内版选登与海外版连载以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高度评价和热烈欢迎，我们现全文出版以饗读者。

1991年1月16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抗日战争初期

到胡宗南部“服务”	(3)
首次聆听周恩来的教导	(5)
胡宗南察言观色	(7)
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	(10)
胡宗南委派我担任他的机要秘书	(14)
开始执行特殊任务	(16)

第二部分 第三次反共高潮

周恩来在延安告急时到达西安	(21)
朱老总一电退胡军 胡宗南查究泄密者	(23)
毛泽东质问国民党 胡宗南筹应周恩来	(26)
周恩来在胡宗南举办的酒会上	(28)
周恩来同我密谈一刻钟	(32)
周恩来考虑入微	(36)
周恩来谈第三次反共高潮	(37)

第三部分 抗战胜利至全面内战爆发

胡宗南决定保荐我去美国留学	(41)
王石坚传达中央指示	(42)
周恩来命我到南京面谈	(44)
童小鹏接我去梅园新村	(46)
周恩来对“事故”的坦诚态度和周密处理	(47)
同周恩来、董必武共进“工作午餐”	(51)
照周恩来的指示做	(54)

第四部分 解放战争开始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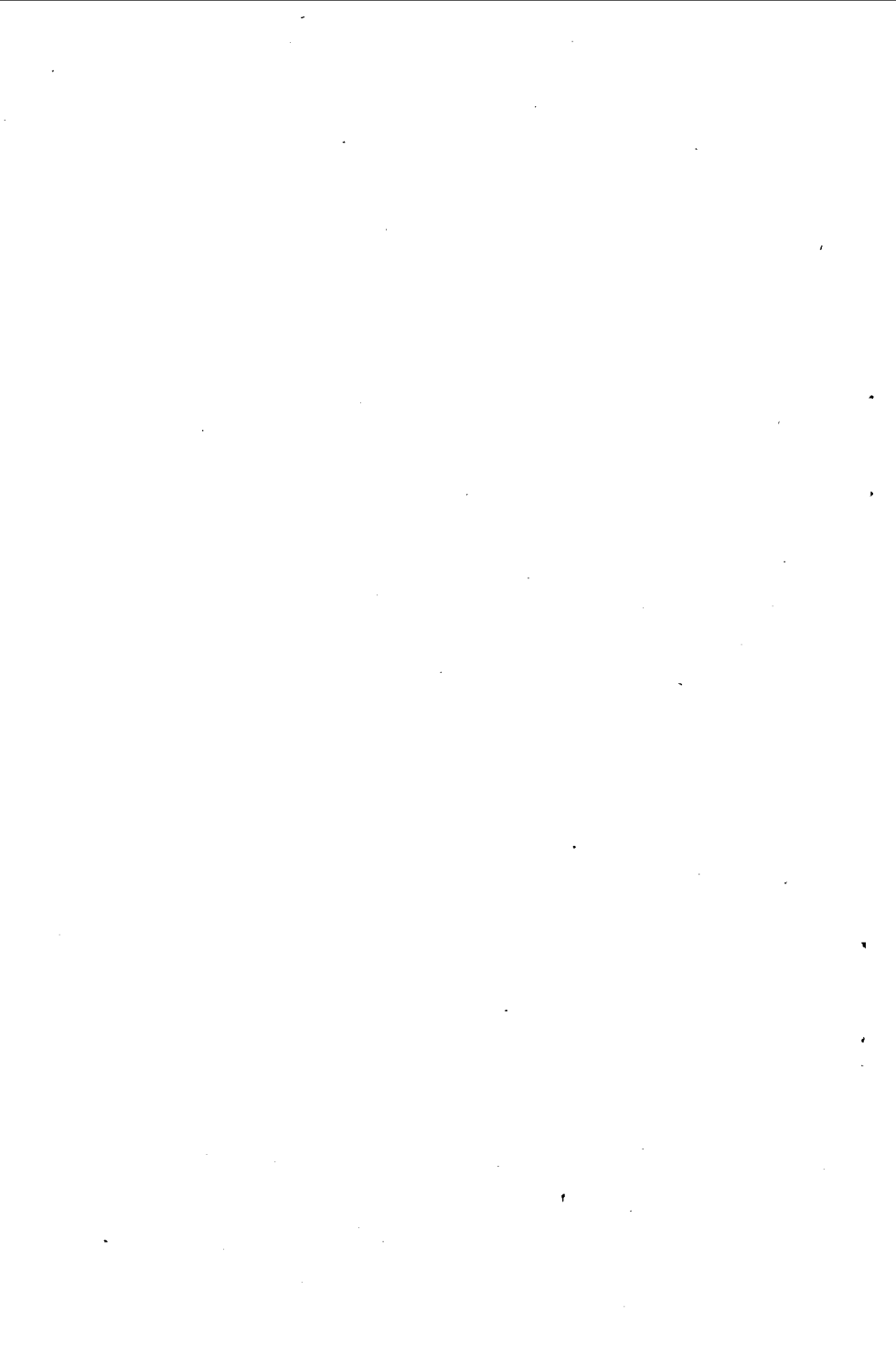
蒋经国为我证婚 保密局打我闷棍	(59)
胡宗南“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62)
毛泽东、周恩来事先获悉蒋、胡进攻 延安计划	(65)
周恩来、朱德在延安动员大会上讲话	(68)
派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送情报	(72)
胡宗南“解放延安”的喜与忧	(74)
从延安易手到周恩来在陕北公开祝捷	(78)
“特殊任务”结束后的余波	(87)

第五部分 1949年建国前后

纽约——香港——北平	(93)
周恩来谈西安情报工作	(95)
周恩来向张治中“公开一个秘密”	(98)

第 一 部 分

抗 日 战 争 初 期



到胡宗南部“服务”

我于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入党。1937年6月下旬放暑假时，北平还平静。清华党的负责人蒋南翔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后见报载，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临时大学，11月1日在长沙开学。我前往报到，但未遇见相识的党员。12月13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我接上党的关系，我要求去延安，她说，上级指定我不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并让我在该团路过武汉时，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蒋南翔。

发起组织该团并任团长的是湖南略有名气的妇女李芳兰，她和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有交往。自愿参加该团的约50人，有来自南京中央医院的医生、护士；有来自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有进步画家赖少其；还有20余名临时大学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该团的组成引起社会重视。胡宗南自江

苏前线来电欢迎，还派来一位姓陈的亲信当指导员。和胡宗南的其他部属一样，他称胡宗南为“胡先生”。他说，胡先生年过40，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现奉命“转进”（“转进”是“撤退”的美称）。

我想起1936年初天津《大公报》连载名记者范长江写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我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他的生活情景，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记者有点奇怪，因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这个问题没有答复，而却滔滔不绝的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这引起我的兴趣，想会会这个“有点奇怪”的人。

经过几天准备，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途中发生“奇怪”的事。

在车厢的一角，李芳兰低声问我：“服务团有几个

CP?”我对她不知底细，这一问更使我警惕。我反问：

“什么是‘西皮’？”她说：“你还不[●]懂？CP就是共产党，洪同是吧？陈忠经是吧？”她问的刁。我知道他们不是，但若这样讲，就会暴露自己。我已打定主意，反问她：

“去第一军的服务团会有共产党？”她说：“你就是。”我说：“你弄错了。”我告诉她，我曾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服务团有些人曾是“民先”队员。“民先”是公开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到长沙后没有恢复。反对抗日救亡的一些人硬说“民先”是共产党，那是造谣。她说：“你不要瞒我。我和郭见恩是老相识。昨晚我和她谈了大半夜。我对她说，我也要参加共产党。她让我找你。”我想，郭见恩并未对我讲，其中有鬼。我断然说：“你要参加共产党，却来找我。我马上告诉陈指导员，请他查清楚。”她慌了，忙说，不要！千万不要！

度过这一关，我决定观察一段时间再找南翔，如不好立足，就去延安。

首次聆听周恩来的教导

在服务团驻地——武昌师范学校，我看到一张布告：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是

12月31日上午9时。我不认识的两个青年在谈论：“周恩来演讲，一定要去听。据说蒋委员长最伤心的是国民党没有周恩来那样的人才”。“周恩来是文武全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蒋委员长对他又怕又恨又佩服”。

我对周恩来心仪已久。31日晨8时许，我赶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已座无虚席，我挤站在墙边，有人指挥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不一会，周恩来由会议主持者陪同走上主席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精神奕奕，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挥手。

周恩来的讲题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的英姿吸引所有的眼睛，他的发人深省的讲话获得阵阵掌声。当他讲到：“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掌声热烈；当他讲到：“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掌声更热烈；他提出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第一，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临结束时，他发出铿锵有力的号召：“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这使会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周恩来微笑着挥手向听众告别。

会议主持者很有水平，他把周恩来讲的最后两句